

盛宠太子妃

瑾瑜 著

贰

「不要急。等你将来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自然就明白了。」
当说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脑海里浮现了谁，
又为谁嘴角忍不住浮现出温柔的笑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盛宠太子妃_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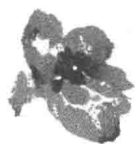
瑾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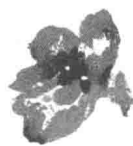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回	初次相遇	001
第二回	英雄救美	031
第三回	客栈开张	058
第四回	施以援手	084
第五回	又近一步	109
第六回	初定亲事	132
第七回	患得患失	159
第八回	远行扬州	182
第九回	五年之约	208
第十回	太子殿下	234



第十一回	反间之计	259
第十二回	太子大婚	285
第十三回	新婚宴尔	310
第十四回	出宫探亲	336
第十五回	受封河督	363
第十六回	高风亮节	391
第十七回	美人有毒	418
第十八回	将计就计	445
第十九回	夫妻同心	471
第二十回	三皇子之死	498



第二十一回	怀孕保胎	525
第二十二回	兄弟之间	551
第二十三回	舍他其谁	578
第二十四回	万众归心	603
第二十五回	一波未平	629
第二十六回	嫡子降生	654
第二十七回	针锋相对	680
第二十八回	永嘉之乱	707
第二十九回	四皇子之死	732
第三十回	六宫无妃	757
番外	愿如梁上燕，岁岁常相伴	783

反间之计

第十一回

平大老爷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做了这样的决定，关键还是取决于宇文承川的态度。宇文承川当着顾蕴外祖母和舅舅们的面儿，自然少不得要表达他对顾蕴的喜爱和看重之情，但宇文承川也知道，光凭这些空口白牙的话是不够的，他还得拿出点真正的“硬货”来，才能既娶到顾蕴，让自己夙愿得偿，又将平家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平大老爷这个从二品户部侍郎还是很有分量的，将来他略在背后推一推，便能入阁拜相了，于自己绝对是一大助力。

是以宇文承川没有丝毫犹豫，便将自己的底牌大半透露给了平大老爷知道，包括韩卓和宇文策是他的人，他手上的银子指不定比如今国库里的还充沛，还有他在六部的一些暗桩，一一都告诉了平大老爷。

平大老爷这才知道，这位“病弱”了多年的太子殿下，竟然不显山不露水地发展起了这么大的实力。凭着这些实力，他就算没有妻族锦上添花，也足以与其他几位皇子及其背后的势力分庭抗争了。

而让平大老爷彻底下定决心的原因，却是宇文承川与他说话时，那种明明只是闲适地坐着，却像是手中握了千军万马一样气势磅礴的气势，和江山尽在我手的那种傲然气场。

平大老爷活了四十几年，也算是阅人无数了，如何看不出宇文承川绝非池中物。说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这样的气度，他只在当今皇上身上看到过，想来便是人们常说的“帝王之气”了。

如今他既明显十分地珍爱看重自己的外甥女儿，又将自己当做了心腹，那他又有什么理由将这桩极有可能双赢的好事拒之门外呢？

顾蕴听罢平大老爷一席明显功利性大于人情味儿的话，心反倒安定了下来。男人们看事情、考虑事情的角度原便与女人不一样，要是大舅舅真因她一心要嫁给宇文承川，便不得不被动地上了宇文承川的船，她反倒不能安心了。

如今这个结果，显然是最好的。大不了她以后越发殚精竭虑地为宇文承川谋划便是，她对前世有关夺嫡的事虽知道得不多，一些关键的大事却也是知道的。这便是她的优势，也是宇文承川的先机。有了这些先机，再加上宇文承川本身和他手下那一帮强人，她就不信他们不能笑到最后！

顾蕴顿时豪情万丈，看向平大老爷认真道：“大舅舅放心，太子殿下一定不会让您后悔今日之选择的！”

平大老爷点头笑道：“良禽择木而栖，我既然选择了太子殿下，自然就不会后悔与退缩。倒是你这小丫头，我先一直想着，这世上哪个男子才能配得上我这么优秀的外甥女儿，难道你真只能屈就吗？如今见你适得其所，我总算可以放心了。”

平二老爷则心情复杂。既为儿子可惜，又为外甥女儿高兴，高兴她这颗美玉终于找到了真正识货的行家，将来一定会越发光芒四射，耀花人眼！

顾蕴被平大老爷说得微微红了脸，想起顾准与祁夫人得知此事后，还不知会是个什么态度，因忙道：“只是我大伯父与大伯母那里，也不知他们是不是与大舅舅一样的想法，我还得回去好生与他们说道一番，若是他们不愿意……”

话没说完，平大老爷已道：“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会去与你大伯父说的。方才当着太子殿下的面，我也是这话。太子殿下既诚心以待，我自然也要力所能及地为他分忧才是。也好让他知道，娶你为太子妃绝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如虎添翼！”

平大老爷与顾准相识多年，对顾准还是约莫有几分了解的，知道他不是个没有野心之人。话说回来，但凡有点本事的男人，就没有几个是没有野心的，顾准岂止是有点本事，他根本就有很多点本事，自然野心也不小。

何况显阳侯府如今瞧着是显赫，但最大的致命伤便是子嗣单薄。如此一来，只要下一代的当家人出了意外，或是能力平庸一些，整个侯府便将无以为继。

所以平大老爷有把握，在得知了有个这样风险虽大，收益却也大的机会后，顾准拒绝的可能性很小。他还等着给次子挣个爵位，将来好越发壮大显阳侯府呢！

顾蕴没想到大舅舅连这事儿都给自己和宇文承川大包大揽了，还为自己考虑得那么多，一时又是惊喜又是感动又有些不好意思，片刻方难为情地说了一句：“如此就累大舅舅费心了。”

平大老爷摆手道：“我也不只是为了你。你大伯父是个有本事的，又掌着金吾卫，虽说太子殿下在金吾卫已有荣亲王世子了，到底荣亲王世子只是个同知，哪及得上你大伯父位高权重？只要你大伯父也与我们一条心，整个皇城的警蹕可以说都尽在我们手中了。”

如今太子最大的优势，便是二皇子、三皇子等人的实力和底牌他都约莫知道，对方对他却是一无所知。平大老爷相信他把太子的这个优势往顾准面前一摆，顾准一定会动心，不然他也不敢在宇文承川面前大包大揽了。

这不但是他对宇文承川诚心以待的回报，是他对顾蕴的爱护，也是他的投名状。

平大老爷说完，因还要去与幕僚们议事，遂先辞了平老太太，带着平二老爷自去了。

平老太太这才招手让顾蕴上前挨着自己坐了，叹道：“蕴姐儿，你真的已经决定了？我们女人一辈子图的什么，说到底不过是一家子和和美美，愿得一心人罢了。你若真跟了太子，恐怕未来难求太平，外祖母心疼你，不想让你那般辛苦……”

顾蕴反握了平老太太干枯得青筋毕露的手，把头轻轻靠在了老人家的肩膀上，

低声说道：“外祖母疼我的心我都明白，可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只是宇文承川那个人，不管他是凡夫俗子，还是当朝的太子殿下。我要的只是他，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主意了。至于前路难测，只要他始终与我一条心，再难又何妨！外祖母尽管放心，我不是我娘，宇文承川他也不是顾冲，我绝不会重蹈我娘覆辙的！”

平老太太闻言，沉默了片刻，才继续道：“他与你一条心，当然再苦再难都不算什么，可他若与你不一心了呢？他是当着我和你舅舅们的面儿承诺了，这辈子只你一个，甚至将来也‘六宫无妃’，可将来的事情谁说得准，届时他已是天下至尊了，他想做什么，谁还管得了？”

顾蕴抿了抿唇，道：“可哪怕农夫今年多打了二斗米，还想着娶小纳妾呢，我总不能因为天要下雨，就不出门了罢？”

说得平老太太苦笑起来：“是啊，这世道就是如此。我们女人就算觉得再不公，又能怎么样呢？就像你娘那样，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至今想起她来，都还觉得恨不能随她而去……”话没说完，已是一脸的老泪纵横。

看得顾蕴心里越发地不好受，忙拿帕子给老人家拭了泪，方低声说道：“外祖母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话虽如此，晚间见了宇文承川，顾蕴依然摆不出好脸色来。宇文承川见她对自己爱理不理的，却是急了，围着她一迭声地问：“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不成？”本以为过了平老太太母子这一关，她应该与自己一样高兴的，所以天才一黑，他便迫不及待赶了来瞧她，不想现实满不是那回事儿，这叫人怎能不着急。

顾蕴架不住他磨缠，到底还是把平老太太的话大略说了一遍，末了正色道：“我想了想，我外祖母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所以我且与你把丑话说在前头，也只说这一次，你若始终一心待我，我自然一心待你，否则，就像那日我与韩夫人说的，我自己后悔了，少不得就只能让你更后悔了！”

宇文承川这才知道她是因何兴致不高，气也不是心疼也不是，却没有像以往那样，腻歪的话张口就来，只是拉了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前，道：“多的话我也不想再

说，只能靠时间来证明，我这里定会始终如一了，你相信我！”他这般郑重，顾蕴反而有些赧然起来，这样的患得患失，都有些不像是她了！

平大老爷的动作极快，次日便悄悄儿找到了顾准，然后不知道与顾准说了什么，顾准当夜回来，便与祁夫人说可以开始给顾蕴准备嫁妆了，而且因为顾蕴要嫁的是当朝太子，嫁妆少不得要加倍丰厚，让祁夫人只管花销，不必吝惜银子。唯一需要注意的，便是赐婚圣旨暂时还没下，让她先不要走漏了风声。

祁夫人这才知道，顾蕴竟然要嫁给宇文承川了，惊讶担心得一夜没睡好。翌日见顾蕴时，两个眼圈都是黑的，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问顾蕴：“你与太子殿下，莫不是一早便认识了？”又问顾蕴可是已想好了，太子妃可不好做，尤其是上头没有任何人护着，一进宫便等于与后宫所有女人宣战，说辞倒是与平老太太差不多。

顾蕴经过昨晚上宇文承川的一番安抚与保证，心里这会儿却是安定多了，何况日日患得患失、优柔寡断也不是她一贯的行事作风，因笑着与祁夫人道：“大伯母不必担心，我都应付得来的！”

祁夫人便也不再多说，本来男人们已经决定了的事，她也改变不了，当下遂叫了金嬷嬷来，一样一样细细给顾蕴列起嫁妆单子来。等回头赐婚圣旨下了，才好比着单子一一添置。

这厢平顾两家算是已与宇文承川达成共识，大家自此休戚与共了。宫里宗皇后与三皇子宇文承稷，却是为礼部呈上的选妃名单气得不轻。于是次日一早，益阳长公主便应召抵达了景仁宫。宗皇后将满殿服侍的人屏退了，问益阳长公主，京城可还有别的更适合做太子妃的人选。

益阳长公主闻言，沉吟了片刻，笑道：“嫂嫂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到了一个人选，前儿我跟前儿的嬷嬷还与我提起那位小姐呢。”益阳长公主少不得把顾蕴的情况介绍了一番。

顾蕴是显阳侯府的小姐，也算是高门贵女，却又不是显阳侯顾准亲生的，刚好够堵礼亲王等人的嘴，又不至于给他们添堵；性子不好，与自己的继母都处不来，

年纪不小了，还不漂亮，届时太子后宅不宁，哪还有心情和精力去想别的？若那顾四闹得实在不像样了，还能成为文武百官诟病太子的理由，御史言官弹劾太子的把柄，毕竟“修身齐家”历来都是排在“治国平天下”前的，太子若连自己的小家都治不好了，还谈什么治国！

这两日，宗皇后早将盛京城如今适龄的闺秀大略考虑一遍了，也初步定了几个人选，但与顾蕴一比，还真没谁合适得过她的：不是出身低了怕服不了众，就是父兄官运不差，眼前纵不显，以后却大有上升的空间，总之就是各种不满意！

益阳长公主顿了顿，又道：“若嫂嫂仍不放心，其实还有一个法子。太子也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难道跟前儿不该添几个服侍的人？依例太子除了太子妃，还可以纳两名良娣、四名良媛、十名才人，其他没有名分的就更不必说了。嫂嫂身为嫡母，赏太子几个服侍的人，谁敢有半句二话不成？”

这次宗皇后终于眉开眼笑了。

当下姑嫂二人又低声说了好一会儿话，益阳长公主才提出告辞。

送走益阳长公主后，宗皇后便物色起给宇文承川屋里服侍的人来，自以为此番一定能心想事成。

却不知道益阳长公主还没出宫呢，宇文承川那边已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因笑向季东亭和冬至道：“我才说该找什么借口去向皇上讨要东宫呢，总不能让我明儿与蕴蕴大婚时，也住景祺阁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白白委屈她。总不能让她这个东宫太子妃，连个正房正殿都没得住，名不副实罢？”

季东亭笑道：“那爷得尽快请礼亲王和荣亲王向皇上覲言，让爷搬进东宫才是。如此皇后娘娘纵百般阻挠，也一样无济于事，爷与四小姐自然也就能在东宫大婚了。只是一点，四小姐还没过门呢，您已经一屋子的莺莺燕燕了，也不知道四小姐还肯不肯嫁给您？纵碍于圣旨已下，不能抗旨不遵，怕也不会给您好脸色瞧，您且自求多福罢！”

见季东亭说到最后，一脸的幸灾乐祸之色根本不加以遮掩，宇文承川气得牙痒痒，狠狠踹了他一脚，才没好气道：“蕴蕴那么聪明的人，岂能不知道这不过一时

权宜之计，你就等着看罢，她绝不会与我生气的！”

话虽这么说，心下还是忍不住直打鼓。不行，他今晚上就得先去与她报备一下，省得回头她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后，加倍地生气。

到得晚间，宇文承川果然换上夜行衣，一番飞檐走壁后，出现在了顾蕴的饮绿轩。

顾蕴也早习惯宇文承川三晚上倒有两晚上会来看自己了，如今也不事先沐浴更衣，只做家常打扮，待送走他再更衣歇息也不迟。

彼时顾蕴正做针线，宇文承川一看顾蕴手上料子的颜色，便知道是给自己做的衣裳，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满足。他从来不知道，原来只是看着她给自己做衣裳，衣裳且还没上身呢，他已是这般满足，觉得好像拥有了全世界，这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

心里一发热，宇文承川忍不住把顾蕴的针线小心翼翼拿开，将她抱了个满怀，好半晌放开后，又吻了吻她的鬓角，才柔声道：“晚上光线不好，就别做针线了，不然伤了眼睛，我可是会心疼的。”

顾蕴点头应了：“方才也只是为了等你，闲着也是闲着才做的。”说着挣开他的怀抱，将针线都收好后，才道，“今日一切都可还顺利，没出什么岔子罢？”

宇文承川点点头：“前儿益阳长公主身边的嬷嬷才无意在她面前提及了你，今日她便已与皇后说了，想来赐婚圣旨至多两三日，就该下了。毕竟，如今他们比我们还要担心夜长梦多。”

顾蕴笑道：“你也真够有本事的，连益阳长公主身边的嬷嬷都能收买。还算得这般精准，益阳长公主一定会在皇后跟前儿提起我。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黄雀，却不知道你才是那只真正的黄雀！”

宇文承川心下得意，但想着皇后马上要塞不知道多少个女人给自己，又得意不起来了，看向顾蕴一脸欲言又止地道：“其实我今儿来，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知道后，可别生我的气……”

顾蕴看他一脸的歉疚，再想想宗皇后如今能出的明招实在不多，已约莫猜到他

要与自己说什么了，点头道：“你说。”

果然就听宇文承川吞吐吐道：“今儿益阳长公主与皇后出了个主意，说我依例该有两名良娣、四名良媛、十名才人，我如今已是这么大的年纪，身边也是时候该添几个服侍的人了……我打算以此为条件，将东宫要到手。我是不在乎能不能入住东宫，可我不想让你跟着我一块儿受委屈，堂堂东宫太子妃，却连正房正室都没的住，反而只能住景祺阁这样的偏房偏殿，那样我心里委实过意不去！”

顿了顿，又道：“可我眼下又没有旁的法子……但你放心，那些女人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将来待大局定下来以后，我更是会即刻将她们都遣散了……在我成为天下至尊之前，我没办法管住世人的嘴，让世人不说你‘善妒’，但将来，我便让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说了！”

宇文承川说完，便眼也不眨地盯紧了顾蕴的脸，惟恐漏看了她脸上一丝一毫的表情。她若肯与自己生气还是好的，就怕她明明生自己的气了，却不表露出来，只回头慢慢地疏远自己。

不想顾蕴却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冷脸，反倒笑了起来：“你处处都为我着想，我又怎么会生你的气，我若真生了你的气，以后还想不想你对我好了？当然，你要是敢看那些女人一眼，或是真进了她们的房门，我会如你所愿生气的，还绝不会是小气，你要试试吗？”

宇文承川见顾蕴如此反应，方松了一口气，握了顾蕴的手再次允诺道：“你放心，我说了这辈子只你一个，就一定会说到做到，绝不会让你白受了今日这番委屈的！”

顾蕴反握了他的手，笑道：“你又来，话说得多了，可就没效果，只会让我觉得肉麻矫情了，索性以后都别说了，只看实际行动。一辈子过到头，我自然就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宇文承川微红了脸，也觉得自己有些婆妈了：“嗯，我以后再不说了便是，你只看我的实际行动。”

顾蕴点点头，善解人意地岔开了话题：“你趁此机会要回东宫是明智的，入主

了东宫以后，东宫的属官并詹事府的一应编制方能慢慢地建立起来。你总得有一套自己的班底，慢慢培养起一批自己的臣下来，不然光靠着韩大人、十一爷和你在六部的那些暗线，至多也就能攻人不备地取得一些小打小闹的胜利，要成大事还是指望不上。”

宇文承川没想到顾蕴不但这般理解自己，竟连自己没说出口的另一层原因也一并明白了，心里一时又是佩服于她的见微知著，又是骄傲于这般聪慧的人儿很快就将是自己的妻子，与自己同舟共济了。

没过几日，皇上果然在早朝时下旨，显阳侯府四小姐，五品郎中顾冲之女顾氏，“敦穆淑德，宜为皇太子妃”。

当场乾清宫正殿便炸了锅，都觉得顾氏这样的身份门第，哪里配做太子妃！

不管满朝文武对此事都有什么看法，赐婚圣旨既下，就表示这件事已是板上钉钉，已毫无更改的可能。

宇文承川纵再不受宠，终究也是皇太子。皇太子赐婚，规矩自然与其他皇子赐婚或是平日宣旨不同，得先选好吉日吉时，再由礼部尚书或是侍郎，连同内务府、宗人府的官员一道，去女方家里宣旨。

礼亲王与礼部此番深觉委屈了宇文承川。他们事后打听了一下，未来的太子妃竟已是快十八岁的老姑娘了，可见是个德容言功都不怎么样的，不然也不会拖到这么大的年纪，还待字闺中了。

因此，他们有意在旁的方面补偿宇文承川。不但特地将去宣旨的吉日定在了九月初九的巳时，还将宣旨当日就该依礼送到的小定礼加厚了足足一倍，意在表明礼部和内务府、宗人府对未来太子妃的尊重。

如此到了九月初九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吴岱山吴大人，一早便亲自领着内务府和宗人府的官员，披红挂彩，由禁军开道，敲敲打打地奉着圣旨到了显阳侯府。

显阳侯府上下早已知道顾蕴要做太子妃了，可圣旨送到又不一样，饶是顾准自来喜怒不形于色，且对侄女被指为太子妃“事先毫无心理准备”，瞧得如此荣耀的

场面，脸上也禁不住带出了几分喜色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有顾氏蕴者，娴熟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与皇后躬闻之甚悦，与皇太子堪称天设地造，为成佳人之美，现特许配与太子为正妃，一应礼仪，交由礼部、宗人府与内务府共同操办，择吉日完婚，钦此！”

吴大人将赐婚圣旨高声念完，顾蕴便应声上前双手接过了圣旨，不疾不徐地答道：“臣女多谢皇上与皇后娘娘赏识，一定会尽心服侍太子殿下，孝顺皇上与皇后娘娘，谨言慎行，恪尽本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方才宣旨时，吴大人已居高临下将下面跪的人都尽收眼底了，见顾蕴一身大红褙子，梳着姑娘家的发式，就知道这便是未来的太子妃了。只可惜顾蕴一直低着头，他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会儿与顾蕴直接打上照面了，自然要多看几眼，只见顾蕴生得面如银莲，明眸皓齿，漂亮得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说，最难得还是那份进退间落落大方的从容气度。

生平第一次接旨，也才十几岁，竟能比好些老臣还稳得住，可见显阳侯夫人素日是下了苦心教导这位顾四小姐的。顾四小姐本身看来也是个可造之才，只怕这次某些人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吴大人心里品评着顾蕴，面上却丝毫不表露出来。待顾蕴接了圣旨，顾准也领着一家上下磕了头，吴大人立时换上满脸的笑，对着顾蕴行礼，道：“老臣恭喜太子妃！”

顾蕴忙侧身避过了，道：“吴阁老快快请起，您是长辈，行此大礼实在是折杀我了！”

吴阁老见顾蕴并不拿大，心里对这位未来的太子妃就越发地另眼相看了，依言站起身来，笑着与顾准寒暄起来：“还没恭喜顾侯爷呢。”

顾准笑得稍稍有些勉强：“有劳吴大人了，还请随我去花厅里奉茶。”说着叫了一声旁边一直处于呆滞状态的顾冲，“二弟，还不快随我陪吴大人吃茶去！”

兄弟两个一道与吴大人等人去花厅里吃茶去了。

祁夫人这才满脸笑容地上前对着顾蕴屈膝福了一福，道：“如今圣旨既下，蕴姐儿便是板上钉钉的太子妃了。照理我们全家都该向你行礼参拜才是，但你的性子我知道，方才连吴阁老的礼尚且不肯受，自然也不肯受我们这些长辈的礼，我们就先向你道了喜，待将来再行大礼罢。”

早被顾蕴一把搀了起来，又将作势也要跟着拜下的周望桂搀了起来，顾蕴笑道：“大伯母既知道我的性子，何以偏要这般折杀我？您和母亲是我的长辈，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们始终都是我的长辈。”

祁夫人笑道：“我就知道这个礼你是不肯受的。罢了，都是一家人，我和你母亲也不为难你了，不过你弟弟们和家下人等的礼，你却是该受的。”看向顾韬，“你还不领着你弟弟们上前给你们四姐姐道喜呢？”

一旁顾韬闻言，便领着顾曜和顾旻上前给顾蕴行起礼来，顾蕴这回倒是安心受了。

待顾韬兄弟几个给顾蕴行礼道贺过后，金嬷嬷等府里有头有脸的下人们也都上前给她行起礼来，祁夫人还在一旁发话：“传我的话，各处张灯结彩，阖府上下俱赏红布一领，加发月钱两月，以贺四小姐得封太子妃之喜。”

以至前头顾准与顾冲送走吴大人一行后，便立刻换了官服，即刻进宫去朱雀门外三跪九叩谢恩去了。

余下祁夫人、周望桂与顾蕴等，看了一回礼部和内务府送来的定礼后，娘儿几个都又累又热，这才各自回屋更衣梳洗去了。

只是顾蕴回到饮绿轩，还没来得及换家常衣裳呢，顾氏族中的伯母婶娘嫂子姐妹们又纷纷闻讯赶了过来道喜，顾蕴少不得只能打点起精神应酬了一回。

整个饮绿轩都熙熙攘攘。族人们来道了喜，府里的几个大管家、管事媳妇们、各房先前没有向顾蕴磕头道喜的管事妈妈，连同各房各院有头有脸的大丫鬟、二等三等丫鬟等，也相继按着等级一拨一拨地来了。

顾蕴一直端坐着受礼，毕竟有前世的经验，倒是不会觉得不自在，只是九月的天还有些热，又因为要接旨穿了大衣裳，所以实在有些热得难受。